



Art Exploration of Jiangzhou Dough Modelling

Lichang Zhao

Art and Design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China

Email address:

314091295@qq.com

To cite this article:

Lichang Zhao. Art Exploration of Jiangzhou Dough Modelling. *Science Innovation*. Vol. 5, No. 5, 2017, pp. 283-288.

doi: 10.11648/j.si.20170505.17

Received: May 5, 2017; Accepted: July 15, 2017; Published: August 2, 2017

Abstract: "Dough modelling" is shaping with flour and water, as a kind of art form with the color,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province where is rich in wheat. In 2008, Shanxi Jiangzhou dough modelling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second batch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study of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survival status,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other fields has a profou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firstly explain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dough modelling, pointing out the geographical Jiangzhou bred richly endowed by nature and human conditions. Th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urvival status of dough modelling, discussing the process of the inheritance. As a case study of Jiangzhou steamed flower, the paper stands at the aspects from the "ritual blessing" and "reproductive" two main lines, and researches on art culture connotation of dough modelling.

Keywords: Dough Modelling, Intangible Heritage, Folk Culture

绛州民俗面塑艺术的研究

赵黎畅

艺术与设计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 中国

邮箱

314091295@qq.com

摘要:“民俗面塑”是以水和面粉塑造形体,以品色点染颜色的一种艺术形式,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盛产小麦的省份。2008年,山西绛州面塑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研究其起源发展、生存现状、文化内涵等领域,对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未来传承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本文首先阐释了民俗面塑的概念、起源与发展,指出了绛州孕育面塑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随后,本文分析了民俗面塑的生存现状,探讨了其工艺传承方式。以绛州花馍为代表,从“祭祀祈福”和“生殖繁衍”两条主线入手,研究了民俗面塑艺术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民俗面塑, 非遗, 民俗文化

1. 引言

“民俗面塑”是以水和面粉塑造形体,以品色点染颜色的一种艺术形式。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盛产小麦的省份:陕西、山西、河南、山东[1]。这一地区多产量及高

质量的面粉是面塑艺术形成的物质条件。栖息在这一带的人很早就开始以小麦制作主食,《事物纪原》记载“秦昭王作蒸饼”,蒸饼即是今天馒头的雏形。

而将面团塑出造型,使其从食物本质升华出工艺价值,则要追溯到秦汉时期民间的祭祀活动[2]。在对神灵祖先无限敬畏的中国古代,从王公贵族到黎民百姓都有属于自己

阶层的礼仪习俗,当然这些礼仪习俗因等级制度存在很大差异。上层阶级可以用真牲活畜来祭祀祭奠,民间百姓没有这个条件,就尝试以面捏塑成猪、羊、牛头等造型作为祭品,以祈求美好生活,获得心灵慰藉。在此根源上,面塑艺术形成并发展,伴随着民俗文化世代传承了下来。

面塑艺术在古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一带尤为盛行,在当地地方语言中称作“蒸花馍”。绛州地处黄河与汾河共同流经的区域,是历史上著名的水陆码头,气候温宜,人文荟萃。2008年,绛州面塑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绛州面塑从最初的祭祀典礼中发展起来,如今贯穿在祭神拜祖、婚丧嫁娶、寿诞满月、时序节令、探亲访友等民俗活动中,家家户户都离不开“蒸花馍”这一传统。“蒸花馍”就是面塑艺术在山西新绛的称谓,是民俗面塑的一种形态。面塑艺术正是由于根植于几千年传承的传统文化中,才得以兴盛,经久不衰。

2. 民俗面塑艺术的生存现状

民俗面塑不同于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后者有系统的理论阐释。“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这是谢赫的《绘画六法》;“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这是米芾的书论《海岳名言》。书画理论在书画创作传承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民俗面塑的状况则与此不同,从创作技法到内容题材,从审美价值到鉴赏评判,民俗面塑都没有形成像书画艺术一样的理论体系,这背后的原因可以分析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民俗面塑艺术实体的质保期短:面塑主要是由面粉与水组成,它的食品属性导致其放置一段时间后容易开裂、发霉。这段可完整供奉、观赏的时间少只则数天,最多也只一个月左右。民俗面塑的这一时效性质使得它的传承不能依托于实物这一最直观的载体,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流传的时间和地域,从而限制了它的传播,阻碍了对它的研究。二、民俗面塑技艺者多数文化程度较低,理论阐述与记叙能力较弱:从古至今,从事民俗面塑创作活动的艺术群体主要是女性,这与其他大部分艺术形式在创作主体上多为男性是不同的。在古代,女性地位卑微,没有话语权,她们很少有获得教育的机会,即使进行了面塑理论上的提升,自己也难以撰写记录。此外,也鲜有人为她们这一创作群体记录面塑活动的过程,因此面塑历史和面塑理论的记载是一缺失。发展至今,女性地位提升,然而在民俗面塑更为盛行的农村,很多面塑技艺者依然没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甚至不识字,不能记录他们所掌握的面塑技法、理论及文化内涵等。她们的记忆和经验有些随着后代的学习得以传承下来,也有些只好随着她们的年迈故去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三、民俗面塑活动根植于民间风俗,相比于皇权显赫得到的关注和记载较少:在帝王统治、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皇家贵族、文人士大夫的衣食住行有史册记载。他们居住的宫殿庙宇屹立不倒,他们创作的诗词书画广为流传,使得上层阶级的生活得以被记录和研究。而面塑艺术在民间盛行,相关的民俗传统与风俗文化很少被详细记述与系统阐释。



图1 制作面塑的过程。

通过以上三点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理论部分的缺少、零散,民俗面塑没有提炼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然而,民俗面塑的实践创作层面还是生生不息,世代传承。民俗面塑作品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它的表现题材丰富,造型手段多样,文化内涵深厚,是民间艺人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结合,是他们生活智慧的结晶和热烈情感的流露,富于感染力,打动创作者和欣赏者。

在制作过程上,目前的面塑技艺者遵照传统,在蒸食用馒头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化处理,形成民俗面塑的制作工艺。具体步骤可概括为:

- (1) 醒面——用温水将适量的干酵母化开,酵母的用量过多则在后面的过程中面塑容易出现裂口,过少则面塑不饱满。将化开的酵母溶液与精面粉搅匀,呈现稠糊状态。之后将容器盖严,放置于温度稍高的地方,使得酵母菌在面粉中发挥作用。
- (2) 和面——在发酵充分的面糊中,再次加入干面粉,进行揉和,形成弹性立体的面团,将面团放置在案板上继续反复揉和,需要一定力道,面团的细腻程度就越好。完成这道工序后,再放置于容器中,盖上纱布醒发,第二次醒面时间控制在20分钟左右。
- (3) 揉面——根据面塑造型的形体需要,将面团分割成部分,分好后的每部分面团都需要继续进行揉和,达到细腻弹性的状态。
- (4) 制作——先将面团捏成坯形,再用剪刀剪出伸出的凸起部分,或用梳子等工具按压出凹陷部分,随后加上附件,装饰物。总之,制作步骤的造型手段富于变化,工具也多样齐全。形态塑造好后,放于温度适宜的地方,稍高于室温,盖上纱布进行醒发膨胀,这一步的时间大约在30钟。时间到时,将面塑搁置于手掌中,如比之前到达更轻的状态,则说明醒发充分,可以准备进行上锅蒸制。
- (5) 蒸制——蒸制时,炉火要旺,水滚开后再将面塑放置锅内,锅的密封需要严闭,确保蒸汽在锅的内部循环,达到温度均匀。蒸制十分钟左右后,需卸下来校正形态,此时面塑已经初步凝固成型,稍作调整后继续蒸制,利用蒸汽连续的高温,时间以40-50分钟为宜。

- (6) 上色——这一步的关键是蒸制好的面塑需要趁热涂抹颜色,品色染料需加入酒来调制,颜料方可固定,色泽也愈鲜艳,切忌不可等到冷却后再上色。
- (7) 组装——主体形态与零件组装固定,例如,可利用牙签等工具将动物头部、躯干、尾巴逐一连接,使之既成为整体,每部分又可活动。

经过以上7道工序,一件面塑作品就制作完成了。虽然理论上与一般蒸馒头的步骤没有太大差异,但是要制作精巧美观的面塑作品还是需要实践的检验,反复学习、练习这些工序,才有可能制作出成功的面塑作品。

3. 民俗面塑的传承与发展

前面分析到民俗面塑的发展现状,目前还没有完整的指导理论,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俗面塑是如何在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中传承与发展下来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根植于民俗文化[3],例如在祭神拜祖、婚丧嫁娶、时序节令等仪式中,家家户户都要“蒸花馍”,“花馍”也就是我们说的绛州民俗面塑。这些仪式活动,包括寿诞满月、走亲访友等,是每个人都会亲身经历的,而且都是人生中至为重要的时刻。所以说“蒸花馍”在民间是一项隆重的活动,它的重要性在于,体现了这些特殊场合的仪式感,承载了人们的敬畏、祈求或祝愿的美好情感,表达了劳动人民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情趣。



图2 寿诞花馍 五福捧寿。



图3 绛州动物面塑。

从传承方式上看,从事民俗面塑的艺人主要依靠以下三种方式学习技艺、获得灵感。一、心口相传:“蒸花馍”并非是一项职业,进行这一活动的群体也并非是以此为专业或工作的人员。只是逢年过节,各家各户聚集在一起进行面塑创作。这一活动往往是外婆传给母亲,母亲传给女儿,亲身示范,当面叙述,心口相传。二、从自然界和生活中得到灵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唐代画家张躁关于画学的著名言论,同样也可以类比到其它的艺术创作活动中。民俗面塑的创作者除了继承传统,也从自然界和生活中得到灵感。例如,别致花篮和鲜艳花朵的题材,鱼虫鸟兽和饱满瓜果的题材,从这些面塑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平常的景物得以塑造,在创作者手中生动灵活的以面和水的形式再现出来。三、借鉴其它工艺品,如刺绣、剪纸等:在《绛州民俗面塑艺术集萃》这一书中,记叙了很多善于“捏花馍”的民间艺人,除了擅长民俗面塑,她们还身怀其它民俗艺术的高超技艺。比如,新绛县古交乡泉掌村的李冬菊老人,“捏花馍”造型别致有创意,自己也做了很多布艺刺绣的童鞋等作品;同样是该县阳王镇南头村的张来来老人,她的面塑作品精巧细致,同时还是剪纸高手。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不同民俗艺术之间存在相通性,在创作题材、表现内容、工艺方法、造型色彩等方面,民俗面塑都是可以借鉴其它艺术形式的。

通过对民俗面塑创作实践的方式进行阐述,我们容易掌握这一艺术活动的创作主体与创作环境,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易于分析出民俗面塑背后的创作动机,包括其中所蕴含的面塑艺人的主观表达,从而深刻理解民俗面塑作品中展现出的人民生活风貌、生活态度、意识情感等文化内涵。

4. 绛州面塑艺术的文化内涵

绛州,即今日新绛县,地处晋南平原之上,这一带历来盛产小麦。用小麦磨成面粉,捏制出千姿百态的造型,用色彩绚丽的颜料上色点染,因其花样繁多,所以当地人称之为“花馍”。绛州花馍,造型夸张别致,尤其以“走兽花馍”最具代表性。看他们的眼睛、獠牙、头身比例,无不采用夸张的造型手法,赋予亮丽鲜艳的色彩,体现出劳动人民的质朴特征,透露出黄土高原上粗犷豪爽的民风。“走兽花馍”是以狮子、老虎等走兽为表现主题,通过夸张渲染的艺术手法,以蒸馍为基础的创作介质,一种极具地域特点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民俗面塑形式。



图4 周岁按腿馍。

包括“走兽花馍”在内，绛州民俗面塑在题材表现上，是以“祭祀祈福”和“生殖繁衍”为两条主线的，贯穿在不同的节日庆典中。绛州民俗面塑艺术的背后，是鲜明的地方色彩、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下面本文就对此两条主线分别展开探讨。

一、祭祀祈福：伴随着一年四季不同的节气与节日，祭拜神灵祖先的活动根据不同时刻有不同的主题，绛州面塑“花馍”也对应着每个不同主题有各自的造型和内涵。春节敬俸天地和祖先的“节节高”，摞三层以上的圆柱形馍，顶部再加以装饰。这种含有向上趋势的造型形式，蕴含了生活也如此，节节攀高，越过越好，各家在新年伊始供奉，寄托了对新年的期许。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枣篮馍”，寓意引财四方、五谷丰登；“伴灯馍”是和蜡烛或者供香一起供奉在神台上的，往往采用狮子的造型，保护家宅平安吉祥，也有粮仓、元宝造型，期盼来年丰收富裕。清明节的“莲花卷馍”，祭祀祖先，采用素色，表达敬畏之情。端午节的各式“老虎馍”——“虎镇五毒”、“王中王”等，形态各异，但都颜色鲜亮，特征鲜明，既表达了节日的喜庆热闹，又在这之中寄托了祈盼吉祥平安的愿望。中秋节的“月饼馍”，回归传统，在模具中成型，颜色简单，更适于食用。

无论是哪一个节日或节气，哪一种造型的面塑花馍，这一蒸花馍的传统，在祭祀祈福的活动中，都表达了祈祷和祝愿，是这一地区农耕文化的劳动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对土地的尊重，对获得给予的感恩，对过去的思索，对现在的满足，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与期盼。



图5 丧葬兽头面塑——老虎馍。

二、生殖繁衍：四季更迭，人生漫漫，一年年的节气节日轮转中，人生也经历生老病死。在重要的人生节点，捏花馍在绛州的民间同样占据重要的地位，扮演贯穿仪式的重要角色，这就是花馍的另一条主题线路——“生殖繁衍”。从新生命降生的“遮风旋”，到满月的“奶壶”、“项圈馍”；从周岁的“按腿老虎馍”，到十二岁的“开锁馍”，这些是对新生命的希望和呵护，期望保佑子孙平安，家族兴盛不衰；鸳鸯造型的结婚喜字馍，祝福新婚；三十岁的“石榴馍”寓意多子多福；四十岁的“糕馍”希望前程高升；五十岁以后的“寿桃”庆贺长寿安康；“葫芦馍”从谐音中取意福禄万代；“柿子馍”取意谐音中的含义事事如意，蝙蝠和寿桃组成的“五福捧寿馍”，祝愿长寿与安康。民俗面塑随着人生的不同阶段，不断地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见证着生命的更迭。

在这两条主线上，常见的表现素材还有：

- (1) 龙与凤：龙凤纹样源远流长，历来是人们喜爱的吉祥征兆。龙与凤的组合表现常用作婚嫁时花馍的题材。
- (2) 老虎：老虎是百兽之王，百姓认为是祥瑞之兽，又与“富”在方言中发音相近，因此绛州花馍常以老虎为表现题材。例如在端午节，面塑捏出形态各异的老虎，全家人食用后，心中得到平安吉祥的慰藉。
- (3) 独角兽：独角兽是人们主观虚构出来的神兽，民俗相传独角兽凶恶无比，是真善美的守护者，这一正义的化身形象深得民心，是百姓心理的写照，寄托着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 (4) 麒麟：麒麟也是人们虚构设想的祥瑞之兽，被认为是古代四灵之首，百兽之先，被誉为“仁兽”。麒麟送子的神化在民间广为流传，花馍中表现麒麟也是为了家族兴旺，生活和美。
- (5) 象：象也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象”的发音和“相”一样，寓意官高一品，人们表现象为花馍形态，渴望做官光宗耀祖，富贵绵延。

此外，还有鱼的形态寓意连年有鱼；蛙的形态象征多子多福；花果谷物的形态祈求五谷丰登等等。



图6 鱼儿莲花馍。



图7 龙凤节节高花馍。

在创作内容上，各个节日活动中捏什么样的花馍是固定的，基本上已经程式化，花果瑞兽，主题鲜明。虽然每个民俗活动的主题确定了花馍造型的题材，但在这样的范围内，民俗面塑艺人没有受到限制与约束，依然可以发挥各自的创造力，施展自己的才华，用自己对面塑、对生活的理解，塑造形态各异的花馍。同样的表现内容，作品也有生动与平庸之分。

无论是“祭祀祈福”还是“生殖繁衍”，折射出的民俗心理，从深层次上看，都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祈盼。为了表达这些美好情感和愿望，绛州民间的面塑技艺者祖祖辈辈上演经典的捏花馍作品，一代代传承与发展，让这门技艺经久不衰，愈演艺术性愈高[4]。

这些年学界乃至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2008年，绛州面塑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其他地区的很多非遗一样，“绛州花馍”这一民俗面塑形态同样也面临着需要抢救保护的问题。目前从事面塑技艺的人员已经年迈，而年轻人很多外出务工，渐渐失去了从事这一传统活动的技能。现在，人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与思想需要根植于传统文化，相信随着这一观念渐渐深入人心，绛州花馍、民俗面塑乃至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会趋于顺利。



图8 丧葬走兽面塑——辟邪。



图9 正月初一祭祀天地神灵——高垛花馍。

5. 结论

本文以新绛花馍为例,研究了民俗面塑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延伸。首先,阐述了民俗面塑的生存现状,指出了民俗面塑难以广泛传播的事实,并解释了这一现状背后的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绛州民俗面塑也就是“蒸花馍”,本质属性在于食物的属性,因此难以存放流传。同时,民俗面塑也不属于皇权贵族的艺术,而是民间百姓的艺术活动,因此在历史舞台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民俗面塑艺术难以广泛传播却又在民间流传千年的奇怪现象,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出发,给出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民俗面塑的传承与发展根植于民俗文化,在祭祀祈福与生殖繁衍的两条主线上进行其艺术特征的概括。同时简单介绍了民俗面塑的创作技艺与制作方法,总结了民俗面塑的传承方式。以新绛县“花馍”为例,本文对这一地区的民俗面塑艺术展开探讨,挖掘其地方色彩鲜明、历史底蕴厚重的文化内涵。民俗面塑虽然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这丝毫不能掩盖它所蕴含的艺术审美和深厚文化,依然值得我们研究与探索,从而更加全面深刻的去把握民俗文化。

民俗的美在于经历了历史的沉淀与打磨,是人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反映与客观再现。民俗面塑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的,也是岁月雕刻出来的艺术形式,它深深根植于民间传统文化习俗。民俗面塑是黄土高原上一支光彩的花,也是华夏农耕民族的绚丽瑰宝之一。随着文化与艺术寻根情结的热潮,绛州花馍等民俗面塑艺术必定会发扬传承下去,继续展现创造者的灵性与才华,继续承载起劳动者的希望与祝愿。

参考文献

- [1] 蔺永茂.绛州民俗面塑艺术集萃[M].北京: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2016.6。
- [2] 刘虎.张一舟.面塑的美学探析[J].天津大学学报, 2013.7, 15卷(4期): 377-380。
- [3] 陈志亮.徐雯君.面塑艺术的传承与发展[J].民间文化, 2013.8, 025: 239-240。
- [4] 北方.千姿百态的山西面塑[J].金秋, 2015, 第4期: 56-57。
- [5] 张铭.浅谈面塑艺术的分类及民俗内涵[J].美术教育研究, 2016, 第19期: 52。
- [6] 程成波.生命主题下的面塑及民俗寓意[J].美术与设计, 2010, 159-162。
- [7] 李雯.晋南太平面塑的表现形式研究[D].山西省,山西大学, 2016。
- [8] 屈浩.中国面塑[M].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6.2。
- [9] 段改芳.张青.山西民间艺术丛书 民间面塑[M].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2.5。
- [10] 侯宇鑫.彭李千慧.新形势下山西面塑的艺术价值研究[J].美术界, 2017.第1期: 74。
- [11] 高木凉.山西民间面塑[J].劳动保障世界, 2014.第1期: 62。